

父亲母亲

老爸是个熊孩子

文 / 徐瑞娥

父亲坚持要自己开车，拗不过他，只好由着他坐到了驾驶位。虽然早有心理准备，一路上父亲的方向盘还是让人提心吊胆。

“压黄线了！”我一声惊呼。“这个路段没有监控，哈哈，我说我来开吧！我是老司机，路熟。”父亲得意洋洋地说。

没监控就能犯交规？父亲认为是能的。我若说他，他还会批评我脑子不灵光，墨守成规，在社会上混不出来。

“你怎么骑在线上开车？”过了一会儿，我又忍不住提醒他。

“骑在中线上开，两头情况都能看得明白，随时可以变道。”父亲又很自得地讲述他的经验。

可是你方便了，后面的车就苦了，不知道你要转向哪边，很容易追尾。

父亲就是怎么一个人，一辈子基本上只想着自己，不顾别人的感受。所以离了3次婚，亲戚们估计这个记录还会延伸。

不了解情况的人，常常想当然地认为人老了有可能变得乖张，其实大多数如我父亲这样的老人，并非年纪让他们变得如此，他们是有“底蕴”的。

“你爸爸小时候就很任性，有一回吃辣椒辣着了，把地里种的辣椒全拔了。那时候家里多困难，你爷爷回来看到了大怒，幸亏我说不知道是谁干的……”奶奶常常回忆起类似的往事。

爷爷那时在镇上教书，很少回村里，所以在奶奶的护短之下，父亲一直就是村里闻名的熊孩子。

父亲工作后在县城成了家，成了一家之主，就更没有人约束他了。父亲在单位和领导、同事关系都不好，当年的熊孩子变成了单位里的刺头。当年是铁饭碗，不犯大错误不能开除人，所以单位也拿父亲没办法，只得让他去当仓库保管员，这样接触人少一点。

终于混到了退休，父亲告别了那个让他觉得怀才不遇的单位，从此经常在小区里和其他老年人下下棋、聊聊天，然而没多久，就没人和他玩了。因为他很自恋，总觉得比别人各方面都有才，是全全老人。人家受不了他吹自己踩别人，时间久了，都敬而远之。

父亲是幸运的，从小到老都有人罩着。小时候奶奶溺爱；到了单位，铁饭碗成了他的“金钟罩”；老了，为尊者讳，社会总是会为老人的乖张网开一面。于是一辈子未遭约束的父亲，就从熊孩子、熊爸爸一路发展到了熊爷爷，然而这也正是父亲的不幸，且不说奶奶护短，如果生在现在，要在社会上谋职，以父亲的性格一定会被炒很多次鱿鱼。如果那样，他就会在挫折中受到教育，自我调节行为规范，不至于老了还如此。而我们的社会尊老常常也有点畸形，老人错了也要替他们文过饰非，于是父亲就彻底失去了自我纠偏的机会。

“你爹啊！又可怜又可恨！”不少亲戚这样评价父亲，在我看来，更多的是可怜。但愿再老一点，他能自己顿悟过来，那样也算最终活了个明白。

编者的话

新民晚报专副刊历来有刊用群众来稿的好传统。有些优秀作者就是在自发表稿的基础上发展成成熟起来的。让读者有参与感，讲究编者读者的互动，所谓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，许多老读者也因此与晚报有很深感情。晚晴风景创刊以来，受到广大老年读者的欢迎，我们也希望多用来自生活第一线，有自己体会与感悟的来稿。但有时发现有人旧稿重投，一稿多投。这样的作者，我们终将无缘了。希望投稿者尊重编辑、尊重读者，也尊重自己，不要以不良作风来败坏风气。

老夫老妻

牵手

文 / 徐明中

春光三月，恰是郊外踏青好时光。

我和妻在一座小山下慢慢地沿阶而上。吹来的风依然带着寒意，我下意识地手还是那么温暖。我的心倏地一颤，眼眶里顿时充盈着泪水。三十多年来，我正是牵着这只娇小的手，一步一步地走在人生的弯弯山道上……

我俩结婚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初，没有昂贵的婚戒，也没有豪华的婚礼，但夫妻间留下了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真诚誓言。从此，历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我们始终恪守誓言，不离不弃，形影相随。共同承受艰难辛苦，共同品尝幸福快乐，终于实现了青春的宿愿，建立起小康家庭，开始欢度幸福的晚年。

退休后，没有了往昔繁杂的工作，夫妻俩有充裕的时间共享温馨的家庭生活。每天，除了例行的家务和锻炼之外，还有规律地进行各自喜爱的活动。妻喜欢上网、弹钢琴，我喜欢看书、写文章，时而又相互交流，平添了浓浓的情趣。妻在弹奏经典名曲时，我会伫立一旁静静地欣赏，我写完文章后，妻也会第一时间阅读，即使提出尖锐的意见我也乐意接受，并褒奖她是“一字之师”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我们喜欢结伴外出旅游。两个老小孩在青山绿水

间恣意放飞心情，追寻旧梦，过上几天“神仙眷侣”的生活。

退休后，随着儿子结婚迁居，我们再次回到了两人世界。仿佛时间倒流，心中荡漾起初恋时的浪漫情怀。我终于醒悟到，原来人生本有第二个恋爱期，金色的晚年正是最美好的季节。尽管没有年轻时青涩之恋的激情、华丽，但它醇厚、绵长、处处闪现出独特的光彩。想想自己退休时落寞焦虑的样态不由哑然失笑，一个不懂得享受金秋之恋的人真是个愚不可及的傻瓜。

人到老年，特别欣赏台湾歌手苏芮的那首《牵手》。其婉约真挚的词曲简直是我们感情生活的量身定制之作。我和妻经常反复歌唱，赞叹不已。此次登山，进一步加深了对“牵手”的理解。“牵手”不仅仅是语言的表白和外在的表现，更是夫妻间的契合与和谐。它是老年夫妻重燃爱情的动力，也是相互关爱、相互呵护的感情基础。正如歌中所唱：“……所以牵了手的手，来生还要一起走，所以有了伴的路，没有岁月可回头……”

又起风了。夫妻俩小憩片刻后继续搀扶着上山。虽然前面还有长长的山路，但我们充满着登顶的信心……呵，夕阳正红，牵手同乐。这是我此次郊游的最大感受和顿悟。



延安精神 (油画) 张苏予 (94岁) 作

异乡客

一个大计划

文 / 吴叶

以前也年年出行，但都因时间有限，偏僻的地方去不了，去得了的地方十天八天的也不能尽兴。现在好了，退休了，没有时间限制了，别说十天八天的，就是十年八年也没人管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觉得好就住下，像当地的退休族一样柴米油盐地过起日子来，附近有好玩的好玩的，隔三差五地去看看玩玩，不用拖着行李赶来赶去，什么时候想走了再走，轻轻松松就行万里路了，这么想想都觉得兴奋。那么去哪儿呢？因为退休的人，不再年轻，每天背着背包从一个点到下一个点的旅行方式已经不太合适了，难板几天没问题，时间长了肯定吃不消的。一般的风景区只能短期游玩，不适合长期居住，所以我们首选目标都不是风景名胜，而是离风景名胜距离不太远城市，交通方便，有一定的医疗条件，适合居家过日子，也方便出行游玩。现在是秋季，说话天就要冷了，那就先去南方。厦门是个不错的

城市，很适合养老；深圳太喧嚣了，珠海倒还清净；昆明四季如春，大理山清水秀，都是好地方。正在左盘右算，朋友在海南，说，来吧。于是定下海南。以往出行，都要先做功课，网上查线路，查交通，查住宿，每一天都是计划好的，即使有了新的发现，也不能随便更改。现在不用这样辛苦这样死板了，朋友代为租了房子，一切等去了再说。呵，出行竟可以这么轻松这么随意，真叫爽快。不过，外面的事情简单化了，家里的事情反而要安排周全，因为不知道出去多久，不知道啥时回来，该做的都必须提前做好：网络电话电视都办了暂停，物业费提前预交，信箱钥匙委托给邻居，穿的用的铺的盖的都收拾妥当，水电煤全部切断，出发了。原以为再怎么行万里路，那毕竟是出门在外，一月不算多三月不嫌少的，终归过一阵子是要回来的，没想到这一去，竟然把家也挪了一半过去了，从此做了随季节南来北往的候鸟。

惬意时光

日日诗情画意

文 / 杨株光

我每天晨练，选择在离家不远的金桥公园和高桥公园。公园富有江南园林的特色：小桥、流水、楼台、亭阁。树木葱茏、鸟语花香。湖水碧波荡漾，鱼游可见。在这里我每天仿佛生活于诗情画意中。

以前我业余时间一直喜欢文学写作，尤其是诗歌写作。我做过想当诗人作家的梦。所以我退休后经常参加一些诗社、民间文学的创作沙龙活动，还观看一些书法和画展。我在2011年建党90周年时在茂名路毛泽东故居，参观了书画家朱毅文的毛主席诗词书法和画展。毛主席诗词里融入了万里长征、钟山风雨、明媚春光。我看到柏万青老师还在画展上当即选购了一幅毛主席诗词。这些年在一些诗社活动中认识不少著名的诗人、画家，也从他们的诗歌作品和画卷中得到了启发和帮助，我写的诗歌文章作品都有所提高。在2010年世博会召开的日子里，我满怀激情参观了世博会，还对世博会的会展更好举行提出了合理化建议，得到了世博金点子入围奖。我还参加了上海民间作家协会举行的第23届全国新民歌、儿歌大赛。我写的《世博园像图书馆》荣获了全国新民歌三等奖。我写的《祖国》《上海的春天》等诗歌被刊登在台湾世界论坛报的诗坛版上。我的梦想在不断勤奋的创作中实现。

远离城市的喧闹，心情宁静，精神丰富。写作能力的提高，鉴赏诗画水平的提高，让我更加热爱生活，珍惜生命。美好生活在晚年，谁说不是呢？

老友相聚重在情

文 / 李名洲

60年前，在苏州火车站，父母洒泪送我赴沪从军。2009年11月22日，与阔别60年同济附中的同窗同学，在苏州火车站相见。激情沸腾，大家拥抱着，心中无限快乐和感慨。这是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刻。我们轻轻地唱起当年告别母校的歌“再见吧妈妈，别难过，莫悲伤，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！”

如今的火车站建筑雄伟，灯火辉煌，一派繁荣景象，似乎在庆祝我们的相见。

时光穿越60年，从一本书的扉页翻起：校党支部的号召，我们六名同学商定后毅然投笔从军，离开生活、学习6年的母校和朝夕相处的同学，难舍难分。2005年是同济附中成立一百周年，五零届的同学在各地打听我的下落，但无人知晓，使同学们大为失望。“这个爱画漫画，爱做飞行梦的调皮鬼，今在哪里？”有人说：会不会牺牲在战场？眼前蒙上了一层阴影，有人掉了眼泪。大家怎么也忘不了这个热情好唱的同窗挚友。

生活有时很偶然很美丽，我的“一篇文章”的搭桥，60年后断了线的风筝，终于被接上了线。这是夏佩迪的功劳，他在网上看到我写的一篇文章，通过刘放编辑热情帮忙，终于我们通上了电话。好激动啊！千言万语说不尽。我们在电话里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，但也弥补不了60年阔别的思念和情怀。而后，夏佩迪和他们商量，决定立即赴苏州与我相会。

在同济附中求学时，我们班很团结，我们在学习上无私帮助，学习成绩是全校的佼佼者，所以我们关系很亲密，上学和放学回家的同路人；学校放暑假、寒假，我们住在学校，一起学习、一起游泳；我们又是同济附中的篮球队校队队员，常在一起练球和比赛。这一幕幕如烟往事历历在目，令人唏嘘不已。我们相见，似乎又回到当年读书的年代，美好的回忆使我们心潮澎湃，珍贵的友谊心花怒放！